

王舍人碑文字复原及相关问题研究

张新俊*

摘要：1982年山东省平度市出土的王舍人碑，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螭首龟趺碑。作为东汉晚期的书法名品，王舍人碑自出土之后就受到金石、艺术等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该碑早年曾遭破坏，上端有部分残损，加之年深月久，石碑下端文字亦有磨灭，部分文字迄今未能得到释读。从拓片来看，碑文下端可以释出“膺期光”“经藉”“忠”“数”“生者”“正”“掩”等字，据碑文文义还可以补出“登”“逢”等字。碑文中旧释作的“各”字，其实是“咎”字误释。对碑文加以复原之后，可知王舍人碑原有243字，加上碑额篆书8字，共251字。从碑文内容结合文献记载来看，墓志的主人王舍人应与《尚书》欧阳学派中所谓的“师承不明”一派关系密切。

关键词：王舍人碑；文字补释；碑文复原；《尚书》欧阳学

A Study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Wang Sheren Stele and Related Issues

Zhang Xinjun*

Abstract: The Wang Sheren Stele unearthed in Pingdu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1982 is the earliest discovered Chi headed turtle shaped stele of its time. As a famous calligraphy masterpiece of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Wang Sheren Stele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the fields of epigraphy, art, and more since its excavation. Due to the early destruction of the monument, some parts of the upper part were damaged, and over time, the inscriptions at the bottom of the monument have also been erased. Some of the inscriptions have not been deciphered to this day. In fact, from the rubbings, characters such as "膺期光", "经藉", "忠", "数", "生者", "正" and "掩" can be released at the bottom of the in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characters such as "登" and "逢" can be added. The word "各" in the inscription is actually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咎". After restoring the inscription, it is known that the Wang Sheren Stele originally had 243 characters, plus 8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on the inscription, for a total of 251 characters.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inscription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record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wner of the epitaph, Wang Sheren, should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alled "unclear apprenticeship" faction in the Ouyang School of *Shangshu*.

Keywords: Stele of Wang Sheren: Textual Supplem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scription Restoration: Ouyang School of *Shangshu*

版权 © 2026 归作者及香港致源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本刊遵循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 (CC BY - NC 4.0) 开放获取。

详情请参阅：<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张新俊（1974—），男，历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一、王舍人碑的出土与著录情况

1982年12月日，潍坊市文管会孙敬明先生与平度博物馆于书亭先生等人在今平度市灰埠镇侯家村西复查汉画像石地点时，在一座大墓的根处发现了一座螭首、龟趺的汉代石碑。该碑螭首宽75，高60，厚21厘米，龟趺长125、宽90、高33厘米。因为碑额残存有“汉舍人”“王君之”六字，学界将其命名为“王舍人碑”。值得注意的是，螭首龟趺的碑虽然在魏晋之后非常普遍，但在汉碑中则极为罕见。此前仅见于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所立的《樊敏碑》。^①日本学者西林昭一认为，“这件龟趺，比既知的《刘贤墓志》（452—465年）要早三世纪左右，在制碑的变迁上，是一次历史性的发现。”^②因此平度出土的王舍人碑，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螭首龟趺碑。王舍人碑在早年即发生断裂，出土时碑身上段已残去一截，现存石碑高110，宽78，厚21厘米。据碑左下部“光和六年四月己酉立”可知，该碑立于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

关于王舍人碑的著录情况，作为书法名帖，齐鲁

书社、荣宝斋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都曾经出版过单行本。^③较为清晰的拓本，刊于《东方艺术》2007年第4期《平度碑刻考略》^④、《中国书法》2023年第10期《王舍人碑》^⑤。此外，《王舍人碑》还被多种书法碑刻类著作所收录。如中国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商周至秦汉书法》^⑥，日本株式会社同朋社1992出版的《中国石刻大观精粹篇12张景造土牛碑·王舍人碑》^⑦，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第7卷^⑧，日本同朋舍1994年出版的《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编》^⑨，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平度历代碑刻研究》^⑩，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第54^⑪，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汉碑全集》^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国卫捐赠石刻拓本选编》^⑬，线装书局2008年出版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⑭，青岛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一卷^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⑯，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海岱石华：山东秦汉魏石刻书法艺术》

① 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② [日]西林昭一著，陈松长译：《新中国出土书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③ 《汉王舍人碑》，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啸沧：《汉王舍人碑》，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2年；刘灿章编：《王舍人碑》，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

④ 崔传富：《平度碑刻考略》，《东方艺术》2007年第4期。

⑤ 刘元堂、鞠璐：《汉王舍人碑》，《中国书法》2023年第10期。

⑥ 秦公主编：《中国石刻大观精粹篇12张景造土牛碑·王舍人碑》，京都：同朋舍，1992年。

⑦ 启功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商周至秦汉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170-171页。

⑧ 何应辉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7卷，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第340-341页。

⑨ [日]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编》，京都：同朋舍，1994年，第243-245页。

⑩ 吴绍田主编：《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平度历代碑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⑪ 启功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54，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70-171页。

⑫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五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740-1752页。

⑬ 胡海帆、汤燕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国卫捐赠石刻拓本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⑭ 毛远明编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二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49-50页。

⑮ 《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著：《山东石刻分类全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13年，第249-261页。

⑯ 同注⑬，第51页。

等^①。其他诸如知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汉代刻石隶书》^②，齐鲁书社 1996 年出版的《齐鲁碑刻》^③，中国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青岛文物志》^④等也有简要介绍，可以参看。另碑首、碑身、趺座的图像，见于刘元堂、鞠璐《汉王舍人碑》一文。原碑现藏平度市博物馆。

二、王舍人碑文字复原

王舍人碑属于东汉隶书，文字本身并无多少难以索解之处。但是由于该碑上端曾遭到破坏，残损三行文字。加之年久月深，碑文下部亦有三行文字漫漶不清，这也给碑文的释读带来了不少问题。例如王舍人碑文字的字数问题，于书亭先生推测“原碑每行应为 27 字，上段每行断去五、六字，下截每行漫灭三、四字，此系指一般行数。如果不残的话，全碑约应有 307 左右。现存 186 字，尚缺 121 字左右。”^⑤各种著录书所说可识字数也不尽相同。如《汉碑全集》录 183 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录 184 字。或谓王舍人碑“每行 19 字不等”^⑥，或谓 180 字。^⑦如果除去碑首残存的 6 字小篆，目前所能见到的著录《王舍人碑》的著作，多录取碑文中能释读的 181 字。^⑧

以上诸说，对碑文字字数的统计都不正确。我们在研读《王舍人碑》之后发现，有些文字虽然不够清晰，但是根据残存笔画，依稀可辨。有些文字虽然缺失，根据文义尚可补出。还有个别的文字，在释读方面还存在错误，以至于以讹传讹。2024 年 10 月 27 日，我

曾经到平度市博物馆对王舍人碑进行考察。目前石碑上的文字保存状况已经大不如从前，因此，早期的拓本依然是研究碑文最可靠的资料。下面根据原碑行款，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先将碑文重新录出，然后对相关问题做出探讨。

汉舍人□王君之□

[舍人讳□]，从事君之季弟也。肇自岐嶷，膺期光□，□□

□□□，□以华德，清以厉操。治尚书欧阳，耽思经籍，□

□□□，若指诸掌。念在探赜索隐，穷道极术，故不犯（？）□

□，□□灵秘，逸之宏议，儒林楷式，时君伟之。郡召君□

□□，[登]灵台之格，展浑仪之枢，考异察变，辄抗疏陈表。忠

□□□，位不超等，当升难老，辅国济民。天时错谬，数□

□□，[逢]此百。彼仓者天，歼我良人，年卅，天命陨终。□

□□□，舍业憔悴。感清英之处卑，伤美玉之不贾。生者

□□□，故刊石勒铭，式昭明德，其辞曰：

□[□以]，声芳烈，作王臣。运天枢，厘三辰。撻裁咎，拨危正。

□□庄，道钦明。将天飞，翼紫宫。寿不永，丧菁光。形掩□，

① 顾亚龙主编：《海岱石华：山东秦汉魏晋石刻书法艺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 年，第 50-55 页。

② 唐吟方、夏冰：《汉代刻石隶书》，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 81 页。

③ 包备五编著：《齐鲁碑刻》，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 45 页。

④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青岛市文物局：《青岛文物志》，北京：中国出版社，2004 年，第 120 页。

⑤ 于书亭：《汉“王舍人碑”琐谈》，《科学与文化》1999 年第 11 期。后收入马芹桥、周荃主编：《青岛文博论丛》，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 年，第 138-145 页。

⑥ 参见《名家临名帖：赵冷月节临〈王舍人碑〉》，载《书法》2024 年第 7 期。

⑦ 同注①，第 50 页。

⑧ 刘海宇：《山东汉代碑刻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5 年，第 381 页。另参[日]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文本编》，京都：同朋舍，1994 年，第 243-245 页。于书亭先生谓碑文现存 186 字的说法，当有误。

□□襟。书洪勋，昭万龄。

光和六年四月己酉立

《王舍人碑》共13列字，满行21字。《汉碑全集》《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认为满行18字，是不正确的。碑文的字数，前8列每列行21字，第9列15字，第10、11两列21字，第12、13列各9字，碑文共243字。如果加上碑额篆书8字（缺失2字），王舍人碑共有251字。过去学界多认为全碑约307字，是不准确的。

三、王舍人碑文字补释

[舍人讳□]

根据王舍人碑碑铭可以知道，墓志的主人在40岁时去世，因此，此碑应属于墓志铭。按照墓志铭的书写规律，碑文起首很有可能是“君讳某”三字。如《郑固碑》“君讳固”，《孔宙碑》“君讳宙”，《鲜于璜碑》“君讳璜”，《冯緄碑》“君讳緄”，《刘熊碑》“君讳熊”，《张寿残碑》“君讳寿”，《夏承碑》“君讳承”，《孔彪碑》“君讳彪”，《孔褒碑》“君讳褒”，《武荣碑》“君讳荣”，《鲁峻碑》“君讳峻”，《张迁碑》“君讳迁”，《尹宙碑》“君讳宙”，《曹全碑》“君讳全”，《谯敏碑》“君讳敏”，《樊敏碑》“君讳敏”，《司马芳残碑》“君讳芳”等，是其证。若此，则推测王舍人碑起首可以补出“君讳□”。不过从碑文上端所缺字数来看，首行“从事”之上应缺四字，过去都认为是缺二字，是不正确的。如此一来，碑文起首所缺之字，有可能是“舍人讳□”。类似的例子如《赵宽碑》额题“三老赵掾之碑”，碑文起首作“三老讳宽”，《衡方碑》碑额题“汉故卫卿衡府君之碑”，碑文起首曰

“府君讳方”。《娄寿碑》碑额题“玄儒娄先生之碑”，碑文起首作“先生讳寿”。

《后汉书·百官二》：“明堂及灵台丞二人，二百石。”李贤注引《汉官》：“灵台待诏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三人候暑景，七人候钟律。一人舍人。”^①于书亭先生推测墓主人的身份为灵台待诏之舍人。^②可信。碑额“汉舍人”下仍缺一字，直接关系墓主人的身份，遗憾的是无法进一步坐实。

膺期光□

第1行“肇自岐嶷”，“嶷”字《汉碑全集》不识，《汉魏六朝碑刻校注》释作“嶷”，正确可从。“岐嶷”出自《诗·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朱熹《诗集传》：“岐嶷，峻茂之状。”^③后来形容一个人幼年聪慧、才智出众。《东观汉记·马客卿传》：“马援子客卿，幼而岐嶷，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④《洛阳伽蓝记·追先寺》载侍中尚书令东平王元略：“生而岐嶷，幼则老成。”^⑤

“肇自岐嶷”之下，《汉碑全集》《汉魏六朝碑刻校注》都认为有六个字，这是正确的。《山东石刻分类全集》《汉碑全集》等书所录拓片均十分模糊，《中国书法》《平度碑刻考略》所载拓片稍佳，依稀可以看出“膺”字。“膺”下之字更加模糊，从《中国书法》所载拓片来看，应是“期”字。

“膺期”是承受期运，在古代文献中常用于描述帝王受命于天。如《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载陆逊上疏孙权：“陛下以神武之姿，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⑥《旧唐书·志·礼仪一》：“高祖太武皇帝抚运膺期，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五《百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572页。

②于书亭：《汉“王舍人碑”琐谈》，《科学与文化》1999年第11期。

③（宋）朱熹集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92页。

④（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50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123页。

⑥（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0页。

创业垂统，拯庶类于涂炭，真怀生于仁寿。”^①但也有用于常人者。蔡邕《刘镇南碑》：“君膺期诞生，瑰玮大度，黄中通理，博物多识。”^②“膺期”下一字，还能够看出是“光”字。但“光”下之字，仅能看出最下面的长横画。如此，则首行“肇自岐嶷”之下，可以释出“膺期光”三字。但第一行最后仍有三字无法释出。

耽（耽）思经籍（？）

第2行第17字“耽”字，从“身”“尤”声，乃“耽”字异体。《景北海碑阴》《史晨后碑》“耽”字皆从“耳”“尤”声，《衡方碑》则写作从“身”“尤”声。^③汉代隶书中“耳”与“身”用作表意偏旁的时候形近易讹。如“聪”字，《李翊夫人碑》《逢盛碑》《郑烈碑》皆从“耳”“恩”声，《张迁碑》写作从“身”“葱”声。^④又如“职”字，《冯君碑》从“耳”“戠”声，《衡方碑》《曹全碑》《张迁碑》写作从“身”“戠”声。^⑤又如“雅”字，《郑固碑》作，《石门颂》作，《张迁碑》作，洛阳汉魏故城出土刑徒砖铭文“戴雅”作，南阳汉画馆藏邓州出土的汉黄肠石题铭“叔雅”^⑥、普泰元年（公元531年）的《元海墓志》“雅”字，左边所从完全写成了“身”形。^⑦

“耽（耽）思”下一字，从字形看隐约可辨是“经”字。“经”下一字，上部可见“丷”形，则其形体与“藉”

或“艺”字较为接近。“经艺”多指儒家经典。如《论衡·艺增》：“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⑧《汉书·郊祀志下》：“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于经传，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爲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⑨“经传”“经艺”意思接近，或指经学而言。《史记·儒林列传序》：“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⑩典籍中多见“耽思经书”“耽思坟籍”“耽思经籍”一类的说法。如《后汉书·荀爽传》：“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⑪《晋书·鲁芝列传》：“父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离，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坟籍。”^⑫《晋书·杜预列传》：“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⑬碑文似以作“经籍”为佳。“耽（耽）思经籍”之下尚存一字，不能识。

第3行“若指诸掌”之前缺失三字。“若指诸掌”出自《论语·八佾》：“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朱熹《集注》：“指其掌，弟子记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⑭后世用来对事情非常熟悉了解。《抱朴子·对俗》：“苟得其要，则八极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远，有若同时。”^⑮“耽（耽）思经籍”与“若指诸掌”之间所缺之字，意思应该与《抱朴子·对俗》

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一《志第一·礼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7页。

②（汉）蔡邕：《蔡中郎集》卷三，清咸丰二年东郡杨氏海源阁仿宋刻本，叶十六。

③于森编著：《汉代隶书异体字表》，上海：中西书局，2021年，第898页。

④同注③，第899页。

⑤同注③，第900-901页。

⑥牛清波、张新俊：《南阳汉画馆藏黄肠石题铭初步研究》（待刊）。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附图四五。

⑧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81页。

⑨（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4页。

⑩（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87页。

⑪（南朝宋）范曄：《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第2051页。

⑫（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鲁芝列传》第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28页。

⑬（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四《杜预列传》第四，第1031页。

⑭（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4页。

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7页。

“八极之外”“百代之远”接近。

探嘖索隱

汉代文献中，多把“嘖”写作“嘖”。如《太玄·嘖》：初一“黄纯于潜，化在嘖也。”司马光《集注》：“嘖与嘖同。”《太玄·太玄莹》：“阴阳所以抽嘖也。”许翰注：“抽嘖，宋作极嘖，嘖与嘖同。”《祝睦碑》：“探嘖穷神。”洪适《隶释》：“嘖与嘖同。”《范式碑》：“探嘖研机。”《隶释》：“嘖即嘖字。”^①

儒林楷式

“儒”字作，汉代文字中“需”字往往写作形，如《尧庙碑》“濡”字写作，《景君碑阴》“濡”字写作，“濡”字敦煌汉简 1972C 写作，刑徒砖写作，武威汉简《特牲》17 号简“濡”字写作等。实际上是“需”形之讹。

登(?)灵台之格

“台”前一字绝大部分已经残去，于书亭先生怀疑为“灵”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未识。与碑文第4行的“灵”字相比，于说可信。“灵台”与下文“浑仪”对文。“灵台”前一字，似可补出“登”字。《后汉书·儒林列传》：“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②《后汉书·章帝纪》：“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③

“格”当读作“阁”。“格”“阁”皆从“各”声，可以相通。如《诗·小雅·斯干》：“约之阁阁”，《周礼·考工记·匠人》郑玄注引“阁”作“格”。^④北京大学藏

汉简《反淫》第48—49号简：“乘其阁天之车，驰骋八辙之道。”整理者谓“阁天”即“格天”。^⑤《汉书·酷吏传》：“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颜师古注：“格读曰阁。”^⑥《石门颂》：“或解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王念孙《读书杂志·汉隶拾遗》谓“格”即“栈阁”之“阁”，《开通褒余道石刻》“始作桥格”、《辛李造桥碑》“栈格陵陵”皆以“格”为“阁”。^⑦王说可信。

天时错谬，数□□□

汉魏时期文献中多见“阴阳错谬”的说法。如《汉书·元帝纪》：“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⑧《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⑨“错谬”或作“谬错”。如《后汉书·申屠刚传》：“臣闻王事失则神祇怨怒，奸邪乱正，故阴阳谬错。”^⑩皆与碑文“天时错谬”相近。

“谬”下之字，原篆作，旧多不能识。此字当为“数”字。《张迁碑》“数”字作，《白石神君碑》作，是其比。《汉书·元后传》王凤上疏说：“臣材弩愚戇，……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⑪《汉书·龚胜传》：“胜居谏官，数上书求见，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⑫碑文“数”后缺失三字，当与“灾异数见”意思大致相当，推测可能为“数见灾异”。

[逢]此百(凶)

①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书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474页。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第2545页。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六十九上，第136页。

④ 同注①，第881页。

⑤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5页。

⑥ 同注①，第883-884页。

⑦ (清)王念孙撰，徐炜君、樊波成、虞思征、张靖伟校点：《读书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33页。

⑧ (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第284页。

⑨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52页。

⑩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第1011页。

⑪ (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六十八，第4022页。

⑫ (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第3081页。

第7行碑首缺三字。第3字，碑文缺失。从“此”前一字所残存的笔画来看，接近“辵”形，推测可能为“逢”字。“凶”从“歹”，乃“凶”字的繁化。汉碑中“殂”字还见于《鲜于璜碑》和《谯敏碑》等。^①“此”前一字，可以补出“逢”。《诗·王风·兔爰》：“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②《楚辞·九叹·逢纷》：“遭纷逢凶，蹇离尤兮。”王逸注：“言己遭逢纷浊之世，而遇百凶，以蹇蹇之故，遂以得过也。”^③

《管子·五辅》：“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④《后汉书·苏竟传》：“今五星失晷，天时谬错，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过度，荧惑进退见态，镇星绕带天街，岁星不舍氏、房。”^⑤碑文“天时错谬，数□□□，[逢]此百（凶）”当与此意思相近。

伤美玉之不贾

“贾”用作动词，乃出售之义。班固《答宾戏》：“然而器不贾于当己，用不效于一世。”刘德曰：“贾，雠也。”^⑥《论语·子罕》：“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⑦碑文“伤美玉之不贾”，用《论语》典故。

生者

“伤美玉之不贾”下，隐约可以看出“生者”二字。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释作“出”字，恐不可信。《尚书》欧阳学派在东汉时期影响极大，一些有名的学者，动辄门生数千人。如《后汉书·儒林列传》说牟长的儿子牟纡“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⑧。《隶释》卷六《郃令景君阙铭》说景君“治欧阳《尚书》……门徒上录三千余人”^⑨。安帝、顺帝时宋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⑩。王舍人在四十岁的时候去世，推测他应该有不少门生。碑文中所谓的“生者”，很有可能有不少为他的家人、门生故旧、同好在内。《全后汉文》卷七十七载蔡邕《太尉刘宽碑》云：“门生郭异等□公永慕……无以为怀，洵涕述高，乃共刊石建碑，式序鸿烈。”^⑪所述与《王舍人碑》较为接近。

□[□以(?)]，声芳烈

第10行缺首三字。“声芳烈”之前，残存有“人”形，可能为“以”字。“芳烈”往往指人的功业或者名声。班固《典引》：“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⑫“芳烈”一词在汉魏以来的墓志铭中常见到，如北齐《暴诞墓志》：“陵移谷徙，瀛渤有桑田之期；镌石镂金，永贻芳烈之盛。”^⑬北周《贺屯植墓志》：“芳烈垂而不穷，英声着于方策。”^⑭

撻戕咎，拨危正

“撻”是揭示、揭露的意思。《汉书·赵广汉传》：“其发奸撻伏如神，皆此类也。”颜师古注：“撻谓

①（清）邢澍著，时建国校释：《金石文字辨异校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39页。

②（清）陈奂撰，滕志贤整理：《诗毛氏传疏》，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30页。

③（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5页。

④（近代）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21页。

⑤（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上《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第1043-1044页。

⑥（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33页。

⑦（近代）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1页。

⑧（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第2557页。

⑨（宋）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0页。

⑩（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第2557页。

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890页。

⑫（南朝梁）萧统编：《六臣注文选》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22页。

⑬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43页。

⑭同注⑬，第480页。

动发之也。”^①《后汉书·陈元传》：“抉瑕擿鬻，掩其弘美。”^②《后汉书·贾宗传》：“宗擢用其任职者，与边吏参选，转相监司，以擿发其奸，或以功次补长吏，故各愿尽死。”^③《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④

“裁”下一字，旧释作“各”，非是。碑文中“灵台之格”的“格”字，所从“各”形与此有别。毛远明先生改释作“𠂔”，谓“裁𠂔”是同义连文。王立军先生从之。^⑤该字原作形，与“𠂔”形体有别，故释作“𠂔”不可信。张莎丽先生改释作“𠂔”，但没有做出说明。^⑥从碑文来看，“各”形右上角有“人”形，当释作“𠂔”。汉代文字中的“𠂔”往往把所从的“人”形写得很小，如北大汉简《老子》144号简作，熹平石经作。^⑦武威汉简《服传》第26号简作，甚至把“人”形写作一点，后世碑刻中一些“𠂔”字写得与“各”极为接近，如北魏《寇宵墓志》作，唐《崔暉墓志》作，《崔孝昌墓志》作，^⑧当是受到武威汉简“𠂔”字这种写法的影响。“裁𠂔”即“灾𠂔”，属于同义词连用。《焦氏易林·遯之中孚》：“执热烂手，火为灾𠂔。”^⑨“擿裁𠂔”下

之字，诸家皆不能识。其实从拓片上尚能看得出是“拨危”二字。《说文》：“拨，治也。”^⑩《诗·商颂·长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毛传：“拨，治。”^⑪《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拨犹治也。”^⑫《世说新语·识鉴》：“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拨”即“整治”之义。^⑬

从韵脚看，“危”下一字，当为“正”。“拨危”即“拨乱”。《韩诗外传》卷八：“昔者，周德大衰，道废于厉，申伯仲山甫辅相宣王，拨乱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庙复兴。”^⑭“拨危正”，即拨乱反正之义。

□□庄

第11行缺前两字。“庄”字原篆作，《汉碑全集》《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等释作“壮”。《汉代隶书异体字表》则收入“庄”下。^⑮秦汉文字中的“壮”字往往把“𠂔”形顶端的笔画向右延长到“土”上，如秦印“壮容”之“壮”作，汉印“向壮私印”之“壮”作。^⑯“庄自为”之“壮”作、“庄弄弓印”之“庄”作，“庄顺之印”之“庄”作等。^⑰如此一来，“𠂔”就会与“𠂔”形非常接近。如武梁祠石刻有字，《郭究碑》有字，《孙叔敖碑》

①（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第3203页。

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第2557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七，第667页。

④（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十六《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第513页。

⑤王立军：《汉碑文字通释》，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571页。

⑥张莎丽：《一九〇〇年以来所见两汉石刻文字汇释》，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12页。

⑦于森编著：《汉代隶书异体字表》，第617页。

⑧臧克和主编：《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

⑨（近代）尚秉和著，张善文校理：《焦氏易林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791页。

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55页。

⑪（清）陈奂撰，滕志贤整理：《诗毛氏传疏》，第1121页。

⑫（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浦卫忠点校：《春秋公羊传注疏》（《儒藏》精华编第八四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05页。

⑬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⑭（西汉）韩婴撰，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页。

⑮同注⑦，第24页。

⑯赵平安、李婧、石小力编著：《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上海：中西书局，2021年，第38页。

⑰同注⑯，第44-45页。

有**疒**字，《严訢碑》有**疒**字。清代学者顾藹吉《隶辨》谓：“后汉明帝讳庄，故若庄周、庄助皆改为严。诸碑庄字亦从变体，或为，或为，或为。”^①魏晋南北朝碑刻中的“庄”字，皆由此变化而来。^②董宪臣先生曾就其形体演变做了详细的讨论，如北魏《元义华墓志》作**疒**，东魏《元均及妻墓志》作**疒**，隋《吕胡墓志》作**疒**，唐《屈突通墓志》作**疒**，可以参看。^③可见，把**疒**释作“庄”是可信的。

丧菁光

“菁”当读作“精”。《文选·风赋》：“将击芙蓉之精。”李善注：“《广雅》曰：‘菁华也。’精与菁古字通。”^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精”假借为“菁”。^⑤“精光”本指光辉。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⑥《后汉书·冯衍传下》：“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⑦但也可以指人的风仪神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言臣勃海家在于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⑧碑文当用后者义。

形掩□

“形”下一字，原篆作，旧不识。此字左从“扌”，右从“奄”。秦汉文字中的“奄”字，如北大汉简《反

淫》第24号简作，华山庙碑作，北海相景君铭作。^⑨“𦣻”字，北大汉简《仓颉篇》第49号简作，敦煌汉简1836作。^⑩又北大汉简《堪舆》第2号简“奄”字作。^⑪所从“奄”形与可以相比。故把释作“掩”，应无疑问。

□□襟

第12行“襟”前缺二字。秦汉典籍中多有“涕泣沾襟”“泣沾襟”“涕沾襟”之语。如《庄子·齐物论》：“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牀，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⑫《东观汉记·肃宗孝章皇帝》：“章帝东巡狩，祠泰山，还，幸东平王宫，涕泣沾襟。”^⑬《韩诗外传》卷十：“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⑭《论衡·明雩》：“雍门子悲哭，孟尝君为之流涕；苏秦、张仪悲说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⑮《晏子春秋》“晏子死景公哭之称莫复陈告吾过”章：“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而哭之，涕沾襟。”^⑯《楚辞·九歌·思古》：“魂𦣻𦣻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⑰碑文“形掩□，□□襟”是说在王舍人下葬之后，活着的人也忍不住泪下沾襟。

① 顾藹吉编撰：《隶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8-59页。

②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243页。

③ 邓宪臣：《东汉碑刻异体字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187-188页。

④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书通假会典》，第883-884页。

⑤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859页。

⑥ （南朝梁）萧统编：《文选》，第229页。

⑦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八《冯衍传下》第十八下，第999页。

⑧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第3372页。

⑨ 于森编著：《汉代隶书异体字表》，第780页。

⑩ 同注⑨，第775页。

⑪ 同注⑨，第896页。

⑫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7页。

⑬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7页。

⑭ （西汉）韩婴撰，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0页。

⑮ 黄晖：《论衡校释》，第669页。

⑯ 吴则虞编著，吴受琬、俞震校补：《晏子春秋集释（增订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03页。

⑰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06-307页。

《王舍人碑》中铭的部分是韵文，韵脚也很有特点。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关注不够。在此我们先把相关文字抄录如下，并标识出韵脚：

□[□□]，声芳烈，作王臣。运天枢，厘三辰。

△ △

撻裁咎，拨危[正]。

○

□□壮，道钦明。将天飞，翼紫宫。寿不永，丧菁光。

○ ○ * ○ ○

形掩□，

□□襟。书洪勋，昭万龄（龄）。

◇ △ ○

上古音“臣”皆属真部字，本来与耕部字很近。

“辰”属文部，与元部关系最近。根据罗常培、周祖谟先生的研究，到了两汉时期，真文这两部就完全合用了。^①根据近些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从押韵角度来看，“早在汉代以前，齐地语音中就有了真、文两部相混的现象。”从异文角度来看，汉代齐音中“有一些文部字转入真部，经过一个发展阶段，这两部逐渐合并成一部。”^②所以碑文中臣、辰是押韵的。上古音“庄”“明”“永”“光”属阳部字，“正”“龄”属耕部字。到了东汉时期，“京”“明”等字一般都跟耕部字一起押韵。^③上古音“襟”属侵部字，本来是收-m尾，不过也有部分与收-n尾的字通押的现象。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曾经举出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王褒《洞箫赋》《四子讲德论》等文中的例子为证。罗常培、周祖谟先生说：“在西汉时期是否有一些方言侵谈两部的尾音-m已经变为-n，还不清楚，但是这几个例子是值得注意的。”^④从王舍人墓志铭来看，

襟与勋可能是押韵的，那么他的韵尾很有可能已经与-n十分接近了。

四、王舍人所反映的《尚书》欧阳学派

《王舍人碑》文中有两段与东汉时期《尚书》欧阳学派有关的论述，遗憾的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引起《尚书》研究者的注意。我们先把相关文字称引如下，然后在就相关的问题略加讨论。

治《尚书》欧阳，耽（耽）思经籍，□□□□，若指诸掌。念在探赜（赜）索隐，穷道极术……

郡召君□□□，[登]灵台之格（阁），展浑仪之枢，考异察变，辄抗疏陈表。忠□□□，位不超等，当升难老，辅国济民。

王舍人碑立于东汉光和六年四月，即公元183年。碑的主人王舍人享年四十岁，可以推测他生于公元144年，时为汉顺帝建康元年。由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王舍人所学为《尚书》欧阳学派，后来曾经接受郡府的征召，到洛阳的灵台展示自己在天文理算方面的才学，曾经考察灾异，并且向皇帝上书陈表。

如果考察一下两汉时期《尚书》欧阳学派的源流，还可以对王舍人所学的《尚书》欧阳学派做出进一步的推测。

汉初《尚书》全赖济南伏生得以流传。《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⑤《史记·儒林列传》：“及今上即位，……言《尚书》自济南伏生。”^⑥《汉书·儒林传》：“孝

①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37页。

② 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18-128页。

③ 同注①，第34-35、100页。

④ 同注①，第53、61-62页。

⑤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第3324页。

⑥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第3788页。

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①

晁错之外，张生和欧阳生也从伏生受《尚书》之学。《史记·儒林列传》：“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②《汉书·儒林传》：“欧阳生字伯和……事伏生，授儿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余长宾以太子中庶入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地余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③

《尚书》作为欧阳氏的家学，传承不绝。不过，自欧阳高开始，另有林尊一脉，在欧阳氏之外得以拓展。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林尊为汉昭帝、宣帝时期的济南人，师事欧阳高，为《尚书》欧阳学博士，曾参与石渠阁论议。林尊的学生平当、陈翁生后来发展了欧阳学派，衍生出《欧阳》平、陈学。《尚书》欧阳学派本来并不言灾异，因为受到《尚书》夏侯学派言灾异的影响，从平当开始谈论阴阳灾异。^④《汉书·平当传》说：

（当）以明经为博士，公卿荐当论议通明，给事中。每有灾异，当辄传经术，言得失。文雅虽不能及萧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⑤

而善说阴阳灾异，正是《尚书》夏侯学派最为的突出师法家法。如《汉书·夏侯胜传》说：

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⑥

夏侯胜传周堪、孔霸，周堪传牟卿与许商。《汉书·儒林传》：

堪授牟卿及长安许商长伯。牟卿为博士。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传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商善为算，著《五行论历》，四至九卿，……^⑦

《五行论历》，马士远先生认为当作“《五行论》《历》”，《五行论》当即《六艺略》中《书》类的《许商五行传记》，《历》应即《数术略》中《历谱》类的《许商《算数》二十六卷”。其说可从。^⑧

平当之后的《尚书》欧阳学派，在善谈阴阳灾异这一方面与《尚书》夏侯学派合流。东汉时期欧阳学派发展到杨氏学派之后大放异彩，杨氏奕世为朝廷重臣。杨震的儿子杨秉，孙子杨赐，在上疏中也无不谈及灾异。如杨震曾因为长安地震而上疏说：

震因地震，复上疏曰：“臣蒙恩备台辅，不能奉宣政化，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书》曰：‘僭恒阳若，臣无作威作福玉食。’”^⑨

《后汉书·杨秉列传》：

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帝时微行，

①（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五十八，第3603页。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第3795页。

③（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五十八，第3603-3604页。

④ 马士远：《两汉〈尚书〉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10-111页。

⑤（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一《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第3048-3050页。

⑥（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五《睦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第3155页。

⑦（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隽儒林传》第五十八，第3604页。

⑧ 同注④，第123页。

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第1765页。

私过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秉因上疏谏曰：“臣闻瑞由德至，灾应事生。传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天不言语，以灾异遣告，是以孔子迅雷烈风必有变动。”^①

《后汉书·杨赐列传》：

熹平元年，青蛇见御坐，帝以问赐，赐上封事曰：“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灾，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以此而观，天之与人，岂不符哉？”《尚书》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征也。^②

杨赐于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去世。虽然杨赐生活的时代与王舍人大致同时，但是从《王舍人碑》的记载来看，王舍人所学的《尚书》显然不是平氏学，而更接近于欧阳学派中师承不明的一脉。学者或称为欧阳《尚书》学的余波。^③谢承《后汉书·刘宽传》：

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穷极师法，称谓通儒。^④

《后汉书·樊英传》：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孔乔、李暹、北海郎宗、陈留杨伦、东平王辅六人，唯郎宗、杨伦到洛阳，英等四人并不至。^⑤

据谢承所记，“宗字仲绥，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风角、星算，推步吉凶。”“辅字公助，平陆人也。学《公羊传》《援神契》。……陈灾异，甄吉凶有验，拜议郎，以病逊。”^⑥

樊英、郎宗、王辅所处的年代大概比王舍人略早。与王舍人同时期有汝南廖扶。《后汉书·方术传》说：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舆人也。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讖纬、风角、推步之术。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异，亦无所对。^⑦

还有豫章徐稚。谢承《后汉书·徐稚传》说：

稚少为诸生，学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兼综风角、星官、算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异行矫世俗。^⑧

研习《尚书》欧阳学的学者，一般来说都能够精研学术，且质量高尚，洁身自好。^⑨王舍人墓志说“治《尚书》欧阳，耽（耽）思经籍，□□□□，若指诸掌”，说明了他对学术的追求。而“□以华德，清以厉操。……故不□□□，□□灵秘，逸之宏议，儒林楷式，时君伟之”，则是道德上的体现。“郡召君□□□，[登]灵台之格（阁），展浑仪之枢”、“运天枢，厘三辰。撻裁咎，拨危[正]”，说明他在天文、算历、风角、推步之术等领域也是才华出众。同郎宗、杨伦二人经历相似，王舍人还曾经接受政府的征召到洛阳去展示自己的才学。“念在探赜索隐，穷道极术”，这里的“穷道极术”也很有可能就是图讖之学。蒋善国先生曾举出汉碑中的不少证据，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第1769页。

② 同注①，第1776页。

③ 程元敏：《尚书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65-576页。

④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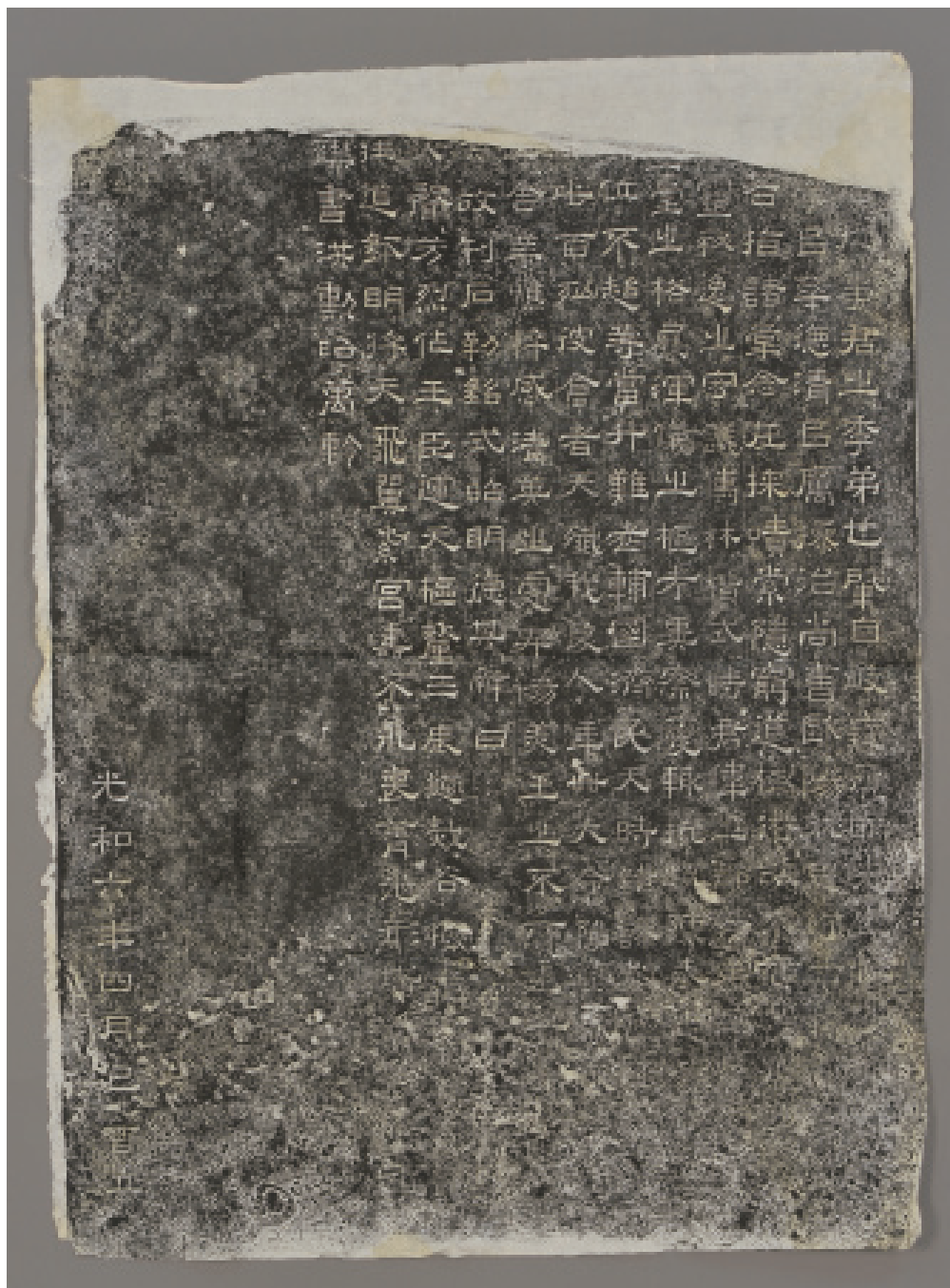
⑤（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第2721-2722页。

⑥ 同注⑤，第2722-2723页。

⑦ 同注⑤，第2720-2721页。

⑧ 同注④，第82页。

⑨ 施行功：《两汉〈尚书〉学的发展流变》，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8页。



王舍人碑

如譙赣“深明隲讖录图纬”，蔡朗“包洞典籍，刊摘沉秘”，祝睦“该洞七典”，杨著“穷七道之奥”等等。^①《汉书·方术传》说董扶“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讖。”^②《三国志·陈宓传》引陈寿《益部耆旧传》说董扶“少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讖，游览京师，还家讲授，与董扶俱以学行齐声。”^③从碑文的记载来看，王舍人的风格确实属于《尚书》欧阳学派的一贯作风。

总的来说，尽管碑文残缺，文献不足征，王舍人的师承不够明晰，但是把他归到刘宽、廖扶、徐稚这一类“师承不明”的《尚书》欧阳学派的一脉，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①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下《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第2734页。

③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第972页。